

从语言到思想

语言哲学

褚孝泉 著

上海三联书店

ONGYUYANDAOSIXIANG

从 语 言

语言
哲学

到 思 想

褚孝泉 著

上 海 三 联 书 店

HQ-05/284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虞虹

封面设计 桑吉芳

语 言 哲 学

——从语言到思想

褚孝泉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41000

印数：1—2000

ISBN7-5426-0530-5/B·45

定价：3.90元

自然是座神殿，它的灵动的柱列
时时透出些迷蒙的话语，
人穿过那儿的符号的茂林，
林子则以熟识的目光注视着他。

波德莱《恶之花》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语言的叛逆	11
第一节 必也正名乎	11
第二节 玫瑰的名字	18
第三节 图像、标志和象征	26
第四节 消失了的瓶子	31
第五节 对话的科学	36
第二章 通向真理的道路	48
第一节 思想的痕迹	48
第二节 语言的自治	53
第三节 范畴：所指的分类	61
第四节 语言的逻辑	68
第三章 世界的图像	76
第一节 名者实之宾也	76
第二节 符号理论和图像理论	84

第三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92
第四节	道、言与知·····	99
第四章	行不言之教·····	107
第一节	言者不知，知者不言·····	107
第二节	言无言·····	115
第三节	以名为教·····	123
第四节	汉语的图像·····	128
第五章	哲学的语言和语言的哲学·····	133
第一节	范畴论新探·····	133
第二节	支撑着上帝的语法·····	140
第三节	书写的科学·····	153
第四节	从词语到事物·····	160
第六章	语言学家如是说·····	167
第一节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167
第二节	物质、时间和事件·····	176
第三节	“原始”语言中的先进科学·····	182
第四节	你看到了什么颜色·····	189
第七章	思维、语法和认知·····	197
第一节	探索心智的踪迹·····	197
第二节	谁会讲人的语言？·····	205
第三节	普遍语法·····	212
结束语 ·····		219

导 言

人们不懈地试图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不仅是由于要在物质世界上生存必须获得种种可靠的常识，人类好奇求知的本性也驱使社会中那些特别敏锐的成员孜孜不倦地探求未知的世界。从文明初创时代的天才发现，到今天20世纪末的科技时代，人类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在人们好奇的目光所及的几乎所有领域里都有了巨大进展。宏大到成万亿光年之巨的星系，细微到基本粒子的构成成分，人们都有了相当可靠的了解。但是，在人类智慧的锐不可挡的前进中，有一片领域几乎一直隐藏在科学的探索之外，有一个认识的对象，一直规避着理性的把握。这个对象，便是产生了对周围世界几乎一切事物的理性认识的人类思维本身。“我思故我在。”思维在笛卡儿的哲学里是作为主体存在的最终证据的。自哲学诞生以来，人们当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思维的思索。一旦探究出人类思维的奥秘，对思维的特性如果也有了可靠的科学认识，那么或许我们有可能对人类以往建立的一切科学认识作出新的判断。或许人类可以由此最后完成其认识的使命。本世纪以来，越

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把研究的探镜伸向了人类的思维本身。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正要建立物理世界大一统理论的时代，古希腊哲人的警句“认识你自己”却正在显示出其紧迫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在人的思维机制中，隐藏着认识的钥匙。

以思维为对象的认识努力，总是无可避免地受阻于这种努力的内在困难。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人们是如何认识其他一切事物的。在人们观察世界和试图理解事物时，人的感官摄入的知觉表现出来的景象是一个混乱、琐碎而无定的世界。人的特性使人不满足于对世界的这样一种直接来自于感觉的被称之为“表面”的理解。因此，就有了在这些感觉材料中寻找和建立恒定关系的努力。从这些努力中产生了对世界的理性认识。神话、科学、哲学等等都是这样的建树。在对世界进行这样的理性描述时，人们都需要对所认识所描述的对象进行质的转换。将要理解的现象“翻译”成另一套相对应的材料来处理。力学将纷乱杂沓的万千物件都转换成“物体”的概念，而以简洁严谨的数学方程式来表示变化无端的物体的运动。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面对宇宙万物，正如画家一样，是用完全不同质的、人造的色彩和线条在理性的画布上对客体进行近似和把握的。

可是，当人们把研究的焦点移向人的思维本身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在这里，是不是也有可能将思维机制的活动翻译转换成另一种别的材料来掌握呢？研究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人作为人以人的思维来研究人的思维的巨大困难。我们知道，在认识其他一切事物

时，人们都是依赖于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来对事物进行思考的。那么，在探究思维本身时，是否还可以使用人的符号系统——语言——这样一种思想形式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你对思维的本质和语言的本质等一系列最根本问题的看法，并且不可避免地取决于你对思维和语言的关系的看法。

一种很容易得到普通人认同的意见是，把思维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自足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套上了语言的外衣就能表达出来用作人际交流。平常谁都感到头脑里有些模糊不清的想法，要寻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然后这些想法才说得出来。这种人人日常会有的体验，当然支持和增强了认为思维和语言互相独立的看法。依照这种看法，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体系里的“形式”和“本质”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在我国通行的哲学教科书里，一般采纳的都是这种看法。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语言和思维是互相交融而处于一种非常微妙、不可分割的关系之中。我们无法设想更无法确定纯粹的无语言的思想，同样地，也不能界定一种无思想的“纯”语言，在理论上不能作出这样的抽象。语言和思想两者各自对对方都没有可替换性。人们常说一件音乐作品或视觉艺术作品表达了什么什么思想，这事实上是一种譬喻的说法。欣赏者在解释这些音响或视觉作品时阐述的思想是“读”到这些作品里去的。可以说思想与语言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语言”、“思想”这两个概念所指向的是一个现象的两个侧面：语言不过是有声

的或者说是加入物质载体的思想，而思想则是无声的尚未与物质载体（声波、纸）结合的语言。这样定义，或许过于断然，但现代的哲学思潮和现代的语言学观点，越来越注意到语言与思维之间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哲学在本世纪初所发生的“转向语言”的中心转换正是意识到语言与思维的这种关系后的变化。对一大部分现代哲学家们，特别是英美哲学家们来说，对语言的研究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同样地，现代主流学派的语言学家们，也把揭示人的头脑的认知机制的奥秘，看作是研究语言结构的最终意义所在。

但是，正是从这个语言—思维观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认识思维的困难所在。由于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割性，我们无法将语言当作是思维的容器，并由此出发而对思维作认识上的间隔和进一步的抽象化，而能这样做却是对任何现象作科学意义上的理性把握的必要条件。如果摆脱语言，则人类无法对任何事物、任何现象作出理性的陈述。因此，语言和思维的这种同一性和一致性，使人类对思维本身的思考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语言的专制，便是使人禁闭在这种两难境地的巨大屏障。思维的能力，至此呈现出其极致，因为语言对思维的描述企图，其实正是思维试图对自身作出表述。

人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呢？

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只作理论上的论证是不够的。预言将来的进展，命名内容空洞的新学科，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的实质性的认识。在实际的研讨中，

能够对这个困难问题的解决带来点光明的，就现在看来，是那些散见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探讨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无论是从语言角度出发，还是从思维角度质问，都或近或远地涉及到了思维的形式和内容这个中心问题。从这些往往是很初步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研究，是揭示思维奥秘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因为丰富的语言现实为研究提供了坚实和广阔的基础和实证的素材，可以因此避免理论创建中常见的纯思辨虚设带来的玄妙变幻的毛病。

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辨析，并非始于现代学者，也不是直到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德里达、乔姆斯基等人发表了他们的著作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重大问题的。事实上，在人类思想的金色早晨时期，在西方和东方，都有哲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见解。一朝发轫，两千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便绵绵不绝，直至今日，演进成当代学术的中心课题之一。当然，研究的深入性和科学性，也达到了以往思辨所远远不及的程度。

从大体上来看，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聚焦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即语言与所表达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语言与人的观念的关系，以及语言与人的认知能力的关系。倘若将这些问题放在心、物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语言的三点关系来看，第一个问题涉及物与言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涉及心与言的关系，第三个问题则涉及心如何由言及物的关系。

当人们刚开始运用语言来进行哲学思辨时，便意识到了物和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种形影相随、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语言会违逆事实，事实会规避语言。滔滔雄辩，信誓旦旦，却往往与内心的真意和实际的行为毫无相似之处；自以为是的断言，常常也被证明为与事实不符。这个人类共通的经验，都困惑过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大哲学家，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时代，在这两个大约同时的人类智慧像超新星那样突然迸发耀眼光亮的时刻里，都产生了不少就语言和事实的关系而作的深刻论述。比如柏拉图，这位西方哲学之父，就通过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之口，对语言反映事实的能力作了严厉的质问。他指出，语言叙述的内容会是假的、不存在的，谎言和假话是语言的寻常表现。想要依赖语言来获取真知，那不过是愚蠢的妄想，因而柏拉图对语言特别是对记录语言的文字抱着一种轻视以至否定的态度。他说：“如果真的有人以为重大的事情是可以被描述的，那他肯定是丧失了理智。”这种不信任语言的态度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奇陌生。且不说孔子的著名论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一书中对语言表达真理能力的质疑比比皆是，以致说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可是哲人们虽然对语言疑虑重重，却又无法在他们的思想行动中摆脱语言。苏格拉底一生不著一字，可他从未停止过口头传述他的学说。柏拉图更进了一步，撰写了他的《对话集》和书信等，流传至今。庄周及其门人也著述不倦，集成《庄子》一书。他们都不能不使用语言，这确实是哲人们面对语言所处的两难处境的绝好例证。读到他们著作中

怀疑语言、否定语言的种种宏论，不禁会令人觉得他们的著作本身不也正是语言与事实相违逆的写照？

指出语言之不可信，并不可能使人们因明于此而抛弃语言。但语言与事实不一致的危害也不能不令人担忧。于是，就有必要找出补救办法。许多宗教中都有禁止谎言的戒律，犹太—基督教的摩西十诫，都是些像“不得杀人”、“不得偷盗”等对于维持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禁令，而“不得作伪证”也是其中一条。当然，出于内心信仰和对神明的敬畏而恪守信条的只是虔诚的人们，这不能保证全人类就永久地与谎言假话绝缘。宗教的禁令也满足不了理性对这个问题的深切探求，因此哲学家们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如何才能可靠地建立起语言通向真理而不是导向谬误的桥梁。亚里士多德也像柏拉图一样看到了语言的不可靠性，但他并没有像他的老师那样把语言就此驱逐出真理的领地。相反，他苦心孤诣地创建了一套严谨的方法，像数学一样的精密。如果依照他的这套方法来运用语言，就可以避免语言 and 事实真理背离的谬误。这套方法，就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当然，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直至今日，盛行于英美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所从事的，也是要把混乱纷杂的日常语言理清，认为只有澄清了语言与其所叙事物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看到真理。由于上面所说的内在困难，对语言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的哲学探索尽管已持续了两千多年，但成效未著。可是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艰苦努力一定会继续下去。

相对于对言与物的关系的探讨而言，对言与心的关系的探讨要迟起得多。直到人们对人类文化有了点全球性的认识时，直到人们开始试着跳出欧洲文化中心观的狭窄视野时，有人才意识到，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一些基本观念，如时间、空间、因果等等，原来并不是像大家一直以为的那样是天经地义、四海皆准的，而是深深地带着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印痕的。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是透过特定的语言的透镜来看到世界的，而这些透镜的各各相异，使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人们所理解所感受到的世界图景也各不相同。这个观点颇为惊世骇俗，也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尼采论述过语言特点与哲学倾向的紧密关系，指出了语言的决定性作用。而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通过比较欧洲语言和印地安人语言的差异及其文化学后果，为这个观点的确立提供了许多实际的论证。这个观点如果能成立，将会有极其巨大的认识论意义，它将人的观念的形成与语言直接联系了起来。语言在这儿不再被看作是思维和交流中使用的忠实而中性的工具，是不偏不倚为所有的人服务，或随心所欲地为你所用；相反，语言塑造了人们的思想，引发出人们的观念，规定了人们精神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在这儿被看作是人的知识的源头之一。建立在对人类语言的认知能力的分析之上的这种观点以及由此而开展的研究，可以说是现代语言学和哲学的最困难的课题之一。但是这个课题所包含的人类认识自我的意义及其可能带来的重大揭示，总是促使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继续作艰难的探讨。

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而立论在更基本性的观察上的，是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乔姆斯基对语言和思维的研究。语言是人所拥有的一个基本的知识体系，并且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巧的体系。那么一个智力尚在发育过程中的小孩子怎么能够在接触相当凌乱而又片面的语言素材后就可以完善地掌握他的母语呢？乔姆斯基提出的这个问题来自于对最寻常的现象的观察。事实上，这个现象平常得像苹果落地一样为人熟识，但要令人满意地解答这个问题则可能会导致人类知识的突破。乔姆斯基为回答这个问题而作的假设认为人头脑里有一个内在的由遗传而得的语言机制，这个称之为“普遍语法”的语言机制在与具体语言有了即便是相对少量的接触之后，便生发成一个人的母语语法。如果考虑到语言在人类的认识和思维中的中心作用，乔姆斯基的研究的着眼点，正是由心到言再到物这个认知轴心的构造和运作的问题。即使乔姆斯基及其合作者对普遍语法的研究还在不断地修正改进，即使他的假设也不乏批评怀疑者，乔姆斯基的观点、他的发现以及他所提出的目标已经在认知科学领域里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对语言的构造及其习得的研究为突破点，或许我们可能抓到人类思维认知世界的关键进而以此来最终揭开思维的奥秘。从两千五百年前的柏拉图的深刻思辨开始，至此我们已进入了当代人类科学的一个最活跃、最多争端、也最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

对语言和人类思维关系的研究，虽然源远流长，但现在还是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假设性的看法多于确证的

理论。进展的缓慢，或许可以归因于智力努力的不足、观察素材的不全，或者研究角度的不适。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研究思维和语言的先天困难，即我们无法摆脱语言来观察思维，而且我们也找不到别的思想工具来观察语言，那么，或许我们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研究的最终可能达到的结果，应该抱有另外的合宜的期待。可能在这个领域里研究所能得到的知识所具有的形式并不类同于其他领域里的知识形式。至少在目前看来，把人的思维和语言全部都归结为神经元的电脉冲或神经细胞间的某些化学物质的交流反应的看法似乎并不能很令人信服。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的是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新颖的角度。

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很难归入某一门现有学科领域，虽然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在这儿起着主力的作用。这个课题的开展，涉及到了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一系列学科的相关研究。这样的跨学科的研究的发展正是 20 世纪下半叶人类新知识增长的最令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中会得出越来越多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从而大大增加我们有关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认知能力方面的知识。

第一章 语言的叛逆

第一节 必也正名乎

人类的语言是世间生灵所创造使用的形形色色的交际工具中最独特的。它完善、丰富、高效、潜力无穷，颇令拥有这语言能力的人们骄傲。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具有语言能力看作是“万物的灵长”人类的最主要的区别性标志。事实上，当作家们要将动物作拟人描写时，他们首先就是让那些狐狸、黑熊、鱼、蛙、鼠、狗都说起话来。

可是，人们为之如此骄傲的语言，却具有一种惹事生非的“不良”功能：语言会撒谎。无论是口述还是笔写，可以是颠倒黑白，与事实大相径庭，可以是无中生有，纯粹是编造假作的。这个说假的功能，只有人类语言具有。在一些语言学的基本著作里，谈到人类语言的定义时，都有“可以说与事实不一致的话”一条作为人类语言区别于其他生物交际工具的特征之一。蜜蜂用舞蹈图形向其同伴报告蜜源的情况时，它永远严格地报告它所看到的实际情况。